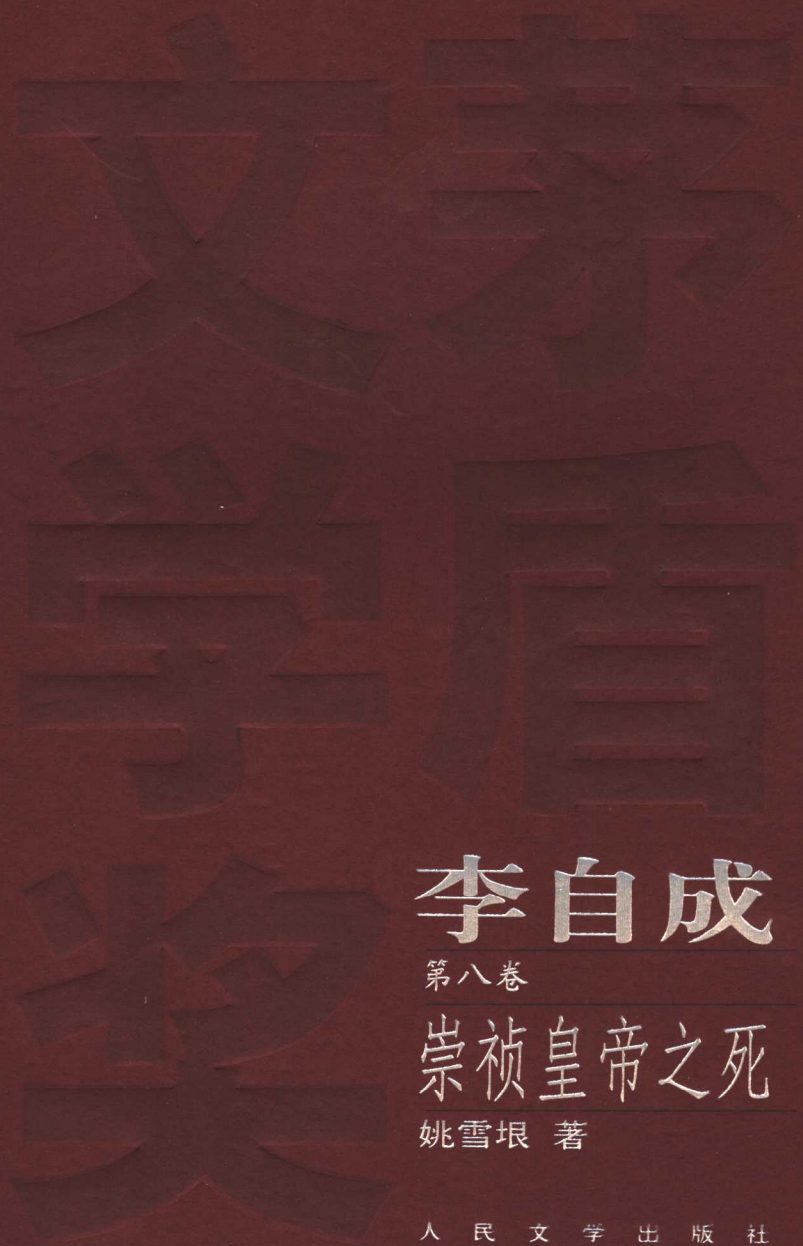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自成

第八卷

崇祯皇帝之死

姚雪垠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李自成

第八卷

崇祯皇帝之死

姚雪垠 著

本书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自成. 第八卷 崇祯皇帝之死/姚雪垠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. 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7-02-004926-5

I. 李… II. 姚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4985 号

目 录

甲申初春	
(第 1 — 5 章)	(1)
围城时刻	
(第 6 — 10 章)	(122)
崇祯皇帝之死	
(第 11—12 章)	(258)
李自成在武英殿	
(第 13—17 章)	(323)

甲申初春^{*}

第一章

在李自成去米脂祭祖期间，各种重要朝政和各地重要军情不断地通过驿站或派出专使飞速送往“行在”，而他沿途不管停留在什么地方，都要批阅许多从长安来的文书。凡是需要中央各政府马上遵照他的批示办理的，立刻将批阅过的文书发还。有些照例的公事，他本来可以不用亲自去管，由中央主管衙门以他的名义办理就是了，可是他也要亲自批阅。例如颁布明年的历书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甲申历”，本来由钦天监推算议定，再由政府颁行就可以了，但他也要在颁布前亲自看看。在封建社会，每年冬季用皇帝的名义颁布历书，俗称皇历。一国之内颁布皇历是皇帝的特权，是皇

* 甲申初春——崇祯十五年秋，洪水淹没开封后，李自成决定另找一个立足地，遂于十二月初攻入襄阳。翌年三月，李自成亲往樊城，杀了罗汝才。从此各路义军远避李自成，不敢再同他合作。五月，他改襄阳为襄京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，国号“新顺”。八月，明督师孙传庭在崇祯屡诏切责下，率兵出潼关。义军不断以弱兵诱敌；孙传庭因“胜”而骄，逐渐陷入包围，并被截断粮道。九月，义军于郃县大败明军，孙传庭率残卒逃回潼关。河南总兵陈永福投降。十月初六日，义军攻破潼关，孙传庭死于乱军中。十一日，李自成进入西安。遂定国号为“大顺”，改西安为长安，并健全了中央政府。十一月中旬，李自成回来脂祭祖。以上内容未及详写，有些情节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插叙、倒叙的方式出现；而本卷则从十二月中下旬写起，很快进入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场景。

权的象征。虽然他暂时还未称帝,实际上却是皇帝的身份,只欠正式登极罢了。所以,他十一月下旬在去米脂的路上得到已经刻印好的“甲申历”,十分高兴,竟然不顾鞍马劳顿,在灯下从头到尾翻阅一遍。他望着黄纸书笺《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》一行红字,一种初掌皇权的喜悦和兴奋之情,充满心头,不觉为之陶醉。

各路大规模的和小规模军事活动仍在积极进行。他离开长安去米脂期间,新朝廷的全部机器依然继续装配部件,依然日夜不停地依照着他的意志运转。人们看见李自成不断筹划军事,所向贺捷,已经称得上武功烜赫,夺取天下的胜利为期不远了。而且也看见他关心朝政,留心文字。单看他到了西安之后,于戎马倥偬之中举行考试,修学校,征逸才,举贤能,定服色,改官制,直到颁布皇历,等等,样样举措无不显得这新朝廷正在锐意除旧布新,要不了几年必将文治彪炳,追踪盛唐。在他进入西安以后的短短两个月中,关中士民除极少数被他严厉惩治的大乡宦、大贪官、大恶霸之家以外,几乎是人人都对他怀着真正的崇敬和期望,认为他果然是创业之君。一般老百姓尤其说他是真命天子。

当他从米脂回到长安时,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,迎接在一百里以外,面奏了军事和朝廷的各种大事。田见秀等大将率领地位较高的文武群臣,都到三十里以外接驾。其余文武官员和士绅,也有千人以上,跪在城外接驾。

李自成骑着乌龙驹,缓辔徐行。前边有仪仗与器乐前导,香炉中烧着檀香,轻烟氤氲,香满通衢。一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,擎着一把黄伞,走在他的前面。通往宫中去的路,街道都早已扒宽了,整修平了,打扫得干干净净,而且铺了黄沙。因为皇上要从这些街道回宫,沿路都净了街,断了行人。当然也有父老们想看一看他们,就跪在街边,伏下身去,不敢抬起头来。

对着这种隆重接驾的情形,李自成在马上忽然想到在商洛山中被围困的日子,有一天他害病还没有完全好,骑马出来,将士们、

义勇和穷苦百姓们如何拉着他的马头，密密地围着他。大家看见他大病初愈，围着他欢呼、跳跃，流着眼泪。这情形忽然回到他的心头，可是又分明过去很远了。他又不由地想起进洛阳时的情况，当时也算是很威风的，但怎能和今日的气派相比？今日这般景象，他知道在书中就叫做“出入警蹕”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从他十几年艰苦转战中得来的。唉！来之不易呀。

忽然他的心思又被眼前的景色激动起来，感到很不平静。他不由地考虑到，一部分东征大军已经开始从韩城一带渡过黄河。李过已经过河了，刘宗敏也要很快动身，他自己将随后起程。想到山西空虚，一路会胜利前进，在北京登极的事不会很久。千秋大业，如今分明已经出现在眼前了。虽然北京他没有去过，可是关于北京内城、外城、皇城、紫禁城，各种说法他听得十分熟悉。他认为，将来的长安城，一定要修得比北京更好，要恢复盛唐的规模。这里有山有水，什么样的花园都可以修建得如同天上一般。他在马上留意看着已经扒宽的街道，一种更雄伟的规划浮现在他的心头。

到了午门，他从马上下来，命百官各回衙门办事，丞相、军师、汝侯刘宗敏，今晚一更以后入宫议事。

一更刚过，刘宗敏、牛金星和宋献策遵旨来到宫中。李自成已经坐在便殿的暖阁中，一边批阅文书，一边等候他们。大家向李自成叩头行礼之后，坐下议事。朝中大事，李自成在回长安的旅途上不断地得到禀奏。尤其是刘宗敏和牛、宋二人，迎接在百里之外，又向他面奏了各种大事，他都十分清楚。所以今晚的会议一开始，他就向刘宗敏问道：

“你已经决定在几天动身么？”

刘宗敏回答说：“本月二十日是黄道吉日，已经同军师和牛丞相商定，二十日从长安动身。东征的人马，如今都集中在韩城一带

待命。少数部队，已经分三路渡过黄河。补之从米脂护驾回来，到蒲城时，皇上命他不必回到长安，他就从蒲城转路向东，先到韩城。他是先锋主将，想来会连夜赶路，如今说不定已经从韩城一带过河了。”

李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说道：“你们替捷轩拟好的檄文，几天前我已经在路上看了。还需要改动么？”

那檄文稿是宋献策同他的一位幕僚拟就的。听到李自成询问，他赶快恭敬地站起来，回答说：

“那稿子是经臣反复推敲，也请牛丞相与汝侯看过，然后才上奏御前。只是这是第一道东征的檄文，关系极其重大，所以必须等候皇上亲自斟酌，御笔改定，方敢刻版印刷。”

李自成轻轻点头，从御案上拿起文稿，交给军师，说道：

“如今我们在一起斟酌斟酌。好，你坐下慢慢念一遍，我们大家细心地听，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双手捧起缮写工整的檄文稿，用带着豫东口音的腔调，念道：

“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……”

李自成向大家含笑问道：“给捷轩这样的官衔如何？这官衔要载到史册上的，你们再斟酌一下。启东你熟悉历代典章制度，这官衔有不妥当的地方么？”

牛金星恭敬地站起来说道：“汝侯此次出征，为大顺朝夺取北京，建立万世宏业，至为重要。所以这官衔名号，必将载入史册，垂至千古。臣等遵照皇上离开长安之前的面谕，几经研究，商定这个称号，并经陛下批示同意。虽说前代无此名号，但我朝隆兴，对前代有因有革，前代所无者不妨新创。臣以为这官衔并无不妥，可以不必再改。”说毕坐下，等候李自成说话。

宋献策站起来接着说：“臣以为汝侯这一官衔很好，不需再改。起初臣等商议，用‘大顺钦命提营首总将军’这几个字，皇上用朱笔

圈去‘钦命’二字,改为‘倡义’二字,臣等方感到自己识见太浅,深佩皇上天纵英明,识见过人……”

李自成笑着说:“这也算不得多么英明。我只是想着,如今还没有打进北京,诛灭明朝,这‘倡义’二字还不能丢掉。等到了北京,举行了登极大典之后,再改用‘钦命’二字不迟。好,献策,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宋献策接着说道:“汝侯在老八队原有总哨之称,直到近来将士们还习惯地称他为总哨刘爷,表示又尊敬又亲切之意。现在局面变了,倘若仍用总哨二字,一来不雅,二来这气派也太小了。如今捷轩已经封侯,代皇上率领东征的全部人马,用‘提营’二字比较恰当,提营的意思就是提督各营。本来应统称作提营大将军,可是皇上说过,几年内不要设大将军这个名号,所以臣等商量用首总将军名号,实际职同大将军。”

刘宗敏说:“罗汝才原来封为大将军,几个月前已经被斩,我们当然不用大将军这个名号。”

李自成点头说:“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几年之内不要再用。如今虽然决定用提营首总将军这个称号,可是将士们倘若感觉不顺口,不习惯,愿意称捷轩大将军也不要禁止,只是各种文书上不用罢了。关防已经制就了么?”

宋献策说:“今晚在御前决定之后,明日就可以铸成。臣等商量,关防虽是临时凭信,但将军之位甚尊,可以银质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,表示同意。然后说道:“你将檄文念一遍,如没有改动之处,就连夜发下去,赶快刻版。要多印一些,务使沿路各府州县,官绅百姓家喻户晓。你坐下念吧,一字一句地念,念清楚一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,重新捧起檄文稿子,从头念道:

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:自古帝王兴废,民兆于心。嗟尔明朝,大数已终。严刑重敛,民不堪命。诞我圣主,

体仁好生。义旗一举，海宇归心。渡河南而削平豫楚，入关西而席卷三秦。安官抚民，设将防边，大业已定。止有晋燕，久困汤火，不忍坐视，故特遣本首总，于本月二十日，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，分路进兵为前锋。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我为先牌谕文武官等，审时度势，献城纳印，早图爵禄。如执迷相拒，许尔绅民缚献，不惟倍赏，且保各处生灵。如官民共抗，兵至城破，玉石不分，悔之何及！

后边日期写道：大顺癸未十二月×日。这稿头日期没有写，等将来印成之后，用朱笔填进去。显然已经不再用崇祯年号，而只用干支纪年。

李自成听了以后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，微笑点头，提起朱笔，在稿子后边的上方，写一个“可”字，交还军师。向牛金星问道：

“那北伐诏书的稿子，可拟好了么？”

牛金星站起来回答说：“陛下的北伐诏书稿子，臣吩咐几个文臣已经拟就。今日与文臣们又讨论了一遍，改动了几个字，明日早晨即可以送进宫来。那诏书将在元旦颁布，尚有二十多天，所以陛下有时间从容斟酌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示意牛金星坐下，又转向宋献策问道：“那一通北伐誓师的文告，我已经在路上看了。捷轩从长安出征的时候，这文告也要刻版印出，通告全军上下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臣等认为，此次东征是皇上御驾亲征，汝侯只是先行十余日，所以不须行遣将礼。汝侯到了韩城以后，可招集诸将，代皇上行誓师礼，宣布文告，然后大军分路过河。至于已经过了河的将领，不必回到韩城，只要就地举行誓师，向部下宣布皇上的誓师文告即可。”

牛金星接着说：“此次皇上出征与往日不同。此是最后一仗，直捣燕京，一举而灭亡明朝。燕京一破，陛下登极，传檄天下，江南可不经大战而次第戡定，所以东征全军誓师，必须隆重举行。”

李自成心中兴奋，自己从御案上拿起了文告的稿子，重新细看。看到一半时候，忽然念出声来：

……不穀以渺渺之身，起自银川，兵威所至，壶浆竞迎。兹者三秦底定，定国关中；兴师东渡，直捣燕京。指日戈归牧野，马放华阳，长安定鼎。与万民同登衽席，岂不休哉！

凡尔将士，共宜各舒忠愤，用集厥功。其有摧锋陷阵，勤劳懋著之士，裂土分茅，锡之带砺。其或奸宄携贰，及傲狠违令者，国有常刑，法将难贷。

凡尔将士，共喻此意，勿焚我庐舍，勿虐我黎民。惟今约誓，其各勉旃。

李自成念毕文告，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一“可”字，随即向刘宗敏说道：

“我本来很想立刻率领大军东征，同你一起渡河。可是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，你先走吧。按照既定方略，你替我提督各营，扫荡三晋。我们在平阳见面，一起从太原北上，从大同往东，入居庸关到北京城下。我们自从起义至今，转战十六年，马上就要攻克北京，大功告成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明朝在山西的兵力空虚，到太原不会遇到大战。倘若一路顺利，不耽搁时间，看来三月初十左右，可以到北京城下。我如今担心的只有一件事……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你担心的是什么？”

刘宗敏接着说：“会不会崇祯往南京逃跑？这可说不定。要是他逃往南京，事情就有些麻烦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只要我们进军神速，崇祯就来不及逃往江南，下一步收拾江南就迅速多了。”

牛金星说道：“从前朝古代来看，一国皇帝逃往别处，名叫蒙尘。唐朝皇上就两次逃出长安，元顺帝也是逃走的。所以为今之

计,只有进军越快越好。崇祯想逃往江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李自成说道:“我想,崇祯顾虑很多,未必会轻易逃出北京。只要我大军进兵迅速,等他决定逃走的时候,已经晚了。”

宋献策紧接着说:“何况我军已经陆续进驻山东,截断了运河。董学礼投降陛下之后,陛下将他由副将升为总兵,正准备护送武愔前往淮阴等处。崇祯听到山东、淮北局势已变,必不敢逃往南京。除非从海上逃走,料他不敢冒这种风波之险。”

李自成问道:“这个武愔如何?”

牛金星回答说:“武愔是进士出身,在明朝虽无显要地位,可是也有一些名气。派他做淮阴一带的防御使,仰赖陛下声威,向地方军民宣布新朝政令,必能收拾那一带的混乱局面。日后下江南的事,并不靠他。只等北京一破,崇祯亡国,陛下命一上将,率军南下,并差一重臣随兵前往,江南可传檄而定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道:“平定江南之后,下一步就该派大军出山海关,收拾辽东多年来的混乱局面了。”

从米脂回来以后,李自成在牛金星等大臣的辅佐下,处理军国大事,每日起得很早,睡得很晚。其执事之勤,连一向对他怀有成见的关中士绅,也不能不改变看法,认为他确实像一位开国皇帝。

如今离新年不到一个月了。许多事情都要忖度制定,都要从明年元旦开始实行。所以他在东征之前,留在西安这段时间,特别忙碌。按照战国以来所谓“五德终始”的迷信思想,将大顺朝定为水德王,服色尚蓝。文官的补子以云为饰,一品一朵,直到九品九朵。如今已是腊月,关于建国改元、颁布历书、改易衣服的颜色,都必须由礼政府遵制宣告各地军民,好从甲申元旦起,一起遵行。还有一件大事,是应该由礼政府宣布的。避讳的字,凡是犯了他的三代名讳的字,都得禁止使用,改用其他的字代替,或者改变笔画。他自己的名字“自成”两个字,是十分常用的字,如果都禁止使用,

将给天下臣民造成很大的不便。所以他宣布：从甲申年元旦起，将“成”字改为日字头下边带成功的成字，这样成功的“成”字就不必避讳了。总之，凡是封建帝王应该在改朝换代时所必须做的事情，他和大臣们都考虑到了，都做了准备，马上就要颁布。至于文武官制，在襄阳的时候已经制定，如今又加以修订，更加严谨。

改革币制，也是目前一件大事。明朝的钱币虽然还可以继续使用，但必须赶快制造大顺通宝，来代替明朝的钱币。自从天启年间以来，明朝因为国库枯竭，制造了很多又轻、又薄、铜质又坏，带着不少眼的小铜钱，民间称之为麻钱或皮钱。所谓麻钱，是指钱面不光，带有沙眼，像脸上的麻子一样；所谓皮钱，是因为元朝时候币制混乱，缺乏黄铜铸钱，就用羊皮制造钱币，使人们十分反感。所以如今对那些又薄又小的钱，也称为皮钱。由于天启年间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质量很坏，各地伪造钱币愈来愈不能禁止，银价日趋昂贵，钱价日趋低落，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。江南苏州一带，民间曾经拒绝使用天启钱，酿成很大的风潮。李自成深明此弊，也深深懂得百姓的心愿。所以在商洛山中被围困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带病到麻涧去，特意叫亲兵们带去许多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铸造的厚墩墩的大方钱，散给麻涧百姓。进入西安之后，他就下令成立宝源局，暂时隶属户政府，专门铸造又大又厚的永昌钱。已经铸出了一部分，只等到甲申改元以后使用。可是铜的来源很困难。李自成从米脂回来以后，看了户政府上疏的奏本，只好决定收集民间铜器，输送宝源局，以便能够日夜加紧铸造。虽然这搜集铜器的事免不了骚扰百姓，但是也只好这么办了。

许多事情诸如开国典章、各种制度、政治措施、派兵遣将、筹措粮饷等，虽然各有衙门的官员分别执掌，上边还有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等作周密筹划和设想，但是最终还得由他做决定。所以从他由米脂回到长安的当天开始，每日的生活既充满了显赫和得意，也充满了忙碌和操心，以至于同皇后高桂英谈心的时候也没有了。

腊月十八日这一天，李自成来到坤宁宫中闲坐片刻。高桂英带着抱怨的口气对他说道：

“皇上，你每日忙着军国大事，还有一些该办的大事竟然全忘了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我忘了什么大事？你怎么不说呢？”

高夫人就说道：“常言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能不能在你出征之前，将几对婚事办了，了却我们的一点心愿？”

李自成恍然想起，说道：“啊？你说的可是双喜和小黦子他们的婚事？”

“是的呀，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呢？今年春天得了襄阳之后，我本想替这些孩子们完了婚事，你说不用忙，等破西安再说。如今已经来到西安，还不替他们办喜事，难道又往后推，推到进了北京以后，回来办么？”

李自成一时不能决定，仍然觉得目前马上要出征，没有工夫处理这些小事。皇后见他不表示意见，又催促说：

“为这些孩子们完婚的事，当然不如军国大事重要。可是皇上呀，这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就是大事，是他们的终身大事。男孩子年龄长一点不要紧，只要不过三十岁，不能算成亲太迟；可是姑娘们就不然了。俗话说，好花能开几月红。难道要等她们的青春过完了，才打发她们出嫁么？拿慧英来说，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。倘若在官绅庶民家里，前几年就该出嫁了。就因为跟在我的身边，过着戎马生涯，没有太平的日子。再说，我也很需要她在我的身边，所以就把她的婚事耽误了。她嘴里不会说这事，可是我却不能不常常想到。还有慧琼、慧珠几个姑娘，比慧英的年纪都小不了多少，都该打发走了。别的姑娘婚事可以等你从北京回来，晚一年半载出嫁，早晚干系不大，慧琼可是必须赶快出嫁的，最好同慧英一起办了吧。”

自成仍在想着军国大事，有点心不在焉地问：“慧琼出嫁的事也要赶着办么？”

高桂英说：“不仅是为着慧琼已经该出嫁了，也要从小肅子身上想想。原来是想把慧梅许配给他的。后来，哎，没料到你同军师做主，硬拆散一对好姻缘，将慧梅嫁给了袁时中，活活地送她到死路上，小肅子能不伤心么？他若如今看着双喜成亲，他不能成亲，他的心中会好过么？”

李自成直到这一刻，才重视皇后同他商量的事。忽然笑起来，摇摇头，说道：

“今天你提起来为双喜和小肅子完婚的事，要紧是要紧，可是如何能办得及呀？捷轩定于腊月二十，也就是后天，一早就要离开长安出征，决定命张肅随他一起。双喜等过了破五随我出征，办喜事的事情还来得及，可是张肅的喜事如何能来得及？我看，出征事大，为张肅完婚的事缓一缓办吧。”

“皇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命张肅随总哨刘爷东征，我只为张肅请假数日。二十二是个吉日，双喜和张肅都在这一天完婚。张肅的亲兵营随大队先走。张肅二十二日完婚，二十五日快马追赶，来得及在韩城参加誓师，然后同大军一起渡河。我替张肅请假数日，不误随大军过黄河。我想，捷轩也是会笑着点头的。皇上，你看这样办行不行？”

“二十二日……只有几天了，准备能来得及么？”

高夫人说：“准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只要你点头就是了。”

“好吧。我因大事缠身，顾不上管这些，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李自成站起来要走，但又笑着说：“王四已经与左小姐成了亲，不用操心了。罗虎这孩子有出息，如今也很得力。等我进北京之后，在众多的宫女中选一个美貌又通文墨的宫女，送给他做妻，一定会使他满意的。”

高夫人说：“皇上到了北京的紫禁城中，看见有出众的美色，不烦选几个服侍皇上。日后咱们大顺朝的后宫中，同样也需要妃嫔成群。”

李自成不明白高桂英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好再说话。忽然看见像是王长顺站在坤宁宫的祯祥门外，便向一个宫女问道：

“那是不是王长顺？”

宫女躬身奏道：“是王长顺。他因为皇上正同皇后娘娘在说话，不敢进来。在祯祥门外已经等候一大阵了。”

“唤他进来，看他有什么事儿。”

听到传唤，王长顺恭敬地走进祯祥门内，从汉白玉甬路的左边来到坤宁宫的台阶下，整整帽子，然后从一边登上台阶，移到坤宁宫殿前。在门槛外边，就赶快跪下叩头。

李自成用亲切的口吻说道：“长顺，站起来吧。你给皇后带什么礼物来了？那蓝缎包袱里沉甸甸的，是什么东西？”

王长顺站起来，小心地跨过门槛，走进坤宁宫正殿，重新跪下，打开蓝缎包袱，露出一对金黄耀眼的崭新马镫。他双手捧起来一只马镫，呈给李自成，又捧起来一只，呈给高桂英。这新马镫，每只两边是两条龙，龙头朝上，合在一起。龙头、龙尾连着马镫，龙口半张，口中噙着珍珠。这珍珠能在口中滚动，却是取不出来。李自成夫妇欣赏着新马镫，十分高兴，连声称赞这新马镫制作精致。李自成问道：

“好哇长顺，你叫谁做的这一对金马镫？这么精致。”

王长顺仍然跪在地上。因为受到夸奖，激动得噙着眼泪，说道：

“皇上，你忘了？攻进潼关之后，有一次我摸着皇上的马镫说：‘这马镫呀，原来是别人用的旧东西，从你起义的时候接着使用，到如今又用了差不多十六年，有些地方已经磨废了。你马上就要当皇上了，这马镫也该换新的了。’皇上那时候笑着说：‘你换吧，到长

安以后换吧。’我说：‘陛下是真龙天子，新马镫不能够那么素净。我想这新马镫上应该有龙才好。’陛下又笑着说：‘这是好主意，你看着办吧。’到了长安以后，我就将这事交给工政府，要工政府遵旨主办了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：“哪有旨意呀，我没下旨呀。”

王长顺说：“皇上要我看着办，这就是圣旨。皇上说出一个字就是金口玉言，就是圣旨。”

李自成看一看他，笑着点点头。

王长顺接着说：“等我随皇上从米脂回来，啊，不叫米脂，从天保府回来，工政府主管这事的官员将图样给我看了。我看了很不错，就催他们赶紧日夜铸造，外边加上鍍金。皇上，你看这镫子可中意么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中意，中意！长顺，进潼关行军的路上，我心中事情很忙。换新马镫的话，你对我说的时侯，我实在没有在意，只是随口答应，事后全忘了。不料你倒是认真去办了。”说毕，望着皇后哈哈大笑。

王长顺说：“天子无戏言。纵然皇上说出一个字，也是圣旨。小臣到长安后，怎敢忘记呢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好了，不用你亲自动手。你去吩咐人将乌龙驹的马镫子换了，将旧镫子送给宝源局，做永昌钱吧。”

“不！陛下，那一对旧马镫，要在御库中当宝贝珍藏起来，千秋万代传下去，使后代子孙知道陛下在马上血战了十五六年，得天下很不容易呀。”

李自成顿时收敛了轻松的笑容，同皇后交换了眼色，不觉点头。皇后对王长顺说：

“你说的很是，这一对旧马镫要存入御库，作为咱们大顺朝皇家的传家之宝，让一代代皇帝都莫忘这江山得之不易。”

王长顺又说：“臣已经要工政府官员们为娘娘照样铸造一对鍍